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 第三十二回 高行周夜觀星象 蘇鳳吉聳駕喪軍

詞曰：念臣工，疇似能為國，忘身皎皎。鞠躬盡瘁，至死方堪表。經緯垂象縱昭明，成敗果通曉。怎移易，蹇蹇匪虧，王臣節操。無奈藩籬倒，看猛虎殘狼，嚙人多少。聚群入室，有孰肯，分憂到。祇落得離黍丘墟，感慨已虛邈。咎誰歸？怪他息肩恁早。

右調《探芳信》

話說史彥超與高懷德大戰在滑州城外，因那報讎心甚，不及提防，為此被高懷德計賺，鞭打後心，吐血伏鞍而來。懷德不捨，拍馬趕來。將至門旗之前，早有王峻帶兵接應，見史彥超大敗而來，後面追趕甚急，提斧上馬，滾至軍前，大呼道：「小將休得逞強，趕我兄長，我來也。」即時放過了史彥超，上前擋住。懷德看那王峻，果然生得利害：

赤面虎鬚，金睛尖嘴。頭戴鍍金盔，身穿鎖子甲。純鋼斧手內輕提，裹騮駒身端穩坐。

懷德見王峻生得凶惡，也不答話，拍馬衝殺過來。

王峻掄動大斧，嗖的一聲，當頭砍來。懷德將手中槍架開，覺得兩膊上好些沉重，暗自想道：「這醜賊力勇斧重，難以與他久戰，祇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」帶轉馬，圖將轉來，重把手中槍直取王峻。王峻見他本領高強，史彥超被他打了一鞭，因此把渾身膂力盡用來戰，心下又提防他暗器來傷。兩個約戰到五十餘合，祇見高懷德忽地抽回了槍，王峻用力太猛，那斧便砍了個空，身軀反往後一仰。高懷德趁勢把梨花槍一緊，竟望王峻心窩裏刺來。王峻措手不及，叫聲：「不好！」急把馬往旁邊一扯，祇聽得嗖的一聲響處，槍已穿在左肋甲上，連袍帶去了半副。唬得王峻膽戰心驚，面皮失色，兜回馬，拖斧而逃。那高行周見懷德兩陣全勝，敵將懼逃，心中大喜，把槍一擺，三軍吶喊，戰鼓如雷，潼關兵隨後追殺，把禪州人馬如砍瓜切菜，亂殺將去，真好利害。有詩為證：

高氏雄威父子才，千軍萬馬似潮來。

雀鷓原是難相敵，尸滿郊原血滿垓。

滑州城外這場大殺，至今草木猶紅。

那史彥超王峻各帶重傷，敗進城中，堅閉不出。高行周大獲全勝，收兵回營，賞勞軍士，父子各卸戎裝，設酒歡飲。高行周因見懷德十分勇猛，事事高強，心下甚是歡喜，暗想道：「主上，你若有潼關高鷓子，那怕禪州郭雀兒。」又叫懷德道：「我兒，你今日鞭打史彥超，槍挑叛賊，他聞名已是喪膽。明日與他交戰，須要一陣成功，便好奏凱。但郭威部下雖無能人，卻有王朴足智多謀，善曉陰陽。他與為父同學藝術，專習六壬奇門，善知過去未來，並曉天文地理。我兒今夜須當加意用心，防他劫寨。」懷德道：「爹爹所見甚遠，待孩兒分付軍士，今夜不要安睡，小心防賊。」高行周遂傳軍令，各各謹守了一夜。

次日黎明，各自飽餐，拔寨都起，至滑州城對面安營。高行周即命懷德至關前討戰。懷德奉令，披挂整齊，綽槍上馬，領兵至城下，坐名要郭威出來答話。那城祇是緊閉，無人出來。懷德叫了一日，空自回營。一連五日，城中並無動靜，任你外邊百般叫罵，祇做不聞。懷德稟知了父親，高行周大怒，把那三萬人馬分撥二萬，將滑州城四門攻打，留下一萬守營。當時眾軍用力攻打，城上祇把灰瓶子石子打下，潼關兵多被打傷。看看圍攻了三日，城不能下。原來這都是王朴之計，他觀看天象，已有定見，總把四門緊閉，不許出戰，外面雖極力攻打，祇叫眾將百般保守。況滑州城池堅固，如何便能得破！

這日，郭威親自上城巡視，手扶垛口，見城下軍士個個爭強，人人賣勇，如海潮衝擊，似蜂擁相攻，起初見二將失機，魂夢已是驚亂，況今親見攻打，勢甚危急，那有不懼之理。祇唬得面如土色，急忙下城，回至帥府，與眾將商議道：「本帥自悔失了主意，反叛朝廷，今日天理昭彰，遇了高家父子之兵，部下又無上將與他敵對，又五攻城甚急，破在旦夕，那時玉石俱焚，卻不枉費了諸公推戴之心，如之奈何？」祇見王朴開言說道：「明公且免憂疑，王某曾有言，高行周將星昏暗，必有災，且請寬心，等待十日，明公大運一通，高行周自然兵退，此非王某謬言，實係上天垂象。目下祇圖保守，便無他慮矣。」郭威聽了，便依王朴之言，傳令城上，多加灰瓶炮石，晝夜提防，小心堅守。按下不提。

再說高行周見攻城不下，士卒傷者極多，祇得傳令撤兵回營，別思良策。父子回營，時已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用畢晚膳。眾將退出帳外，各自調換安息。懷德查點三軍，分付各各省睡，不許懈怠。高行周獨坐帳中，心中思想：「這都是天子年幼，寵信蘇鳳吉，被他蠱惑，賞罰不明，以致激反郭威，到今勞師動眾，未見成功。」又想：「史弘肇全家遭讒被戮，說也慘然。」長嘆數聲，把憂國憂民之心，冷了一半。不覺鼓打三更，四下人聲寂靜。高行周離座，走出中軍帳來，祇見五營四哨，嚴謹肅然。又覺寒風撲面，遍體如冰。抬頭一看，那滿天星斗，燦爛當空。又向天河觀看，見紫微斗口生了黑氣，一會明朗，一會昏暗，客星犯帝座，明星旺氣，正照禪州。就知大漢天下不久，必屬於郭威，為此一憂。又被寒風吹冒，忽然打了一個冷戰，覺得身上凜寒，漸漸發熱。回到中軍，心中不樂，翻來覆去，一夜不寧。到了次日，心中憂惑頻添，煩悶轉盛，茶飯不思，臥病不起。傳令懷德管理軍情，三軍不得亂動。那麾下兵將見主將有病，把戰鬥之心，也消去了一半。

又過數日，病體更甚。那日到了夜間，至三更時分，高行周心因疑慮，叫聲：「我兒，你扶我出去，再觀星象何如？」懷德道：「爹爹身體不安，已須養靜為主，待等痊愈，再去觀看不妨。」行周道：「你便扶我出去，決無妨礙。」懷德不敢違忤，祇得扶了父親，走出帳外，仰觀天象。見自己本命星昏昏沉沉，不住的欲墜，嘆了一口氣，默默無言。遂命懷德扶至後堂，坐在軟榻之上，躊躇嘆息。懷德問道：「爹爹觀看星辰，為何不言長嘆？」行周道：「我兒，你怎知星理玄微？我欲待不說，你便不知其故，我且說與你知，自然明白。方纔我仰觀天文，見本命將星昏暗。又於前夜觀看，見客星犯帝座，主宿不明，此乃欲換新主之兆。又見旺氣正照禪州，應在郭威承襲天下。你父奉命興師，前來拒敵，誰知上天不容，降下災患，使我不能滅賊，誠天意也。目今大兵駐扎在此，空費錢糧。王朴善於守城，又難即破。欲順天心，斷無歸降郭威之理。若祇擁兵擋住，非但身帶重疾，不能主持，又恐違逆天意，還主不祥。故此進退兩難，尚在未決。」懷德聽罷，想了片時，對道：「爹爹，孩兒倒有一條兩全之計，不知可否？」

行周道：「有甚計策，你且說來，當行則行，當止則止。」懷德道：「爹爹，既是上天垂象，不可逆天而行。依孩兒之見，何不撤兵，回鎮潼關，聽天由命，做個明哲保身，也是退步之策。不知爹爹以為何如？」行周道：「我兒，你年紀雖輕，倒也透徹，為父也想此策，庶幾為可。祇是一件，恐於理上不順。」懷德道：「爹爹，尚有何事不順於理？」行周道：「為臣當忠，為子當孝。汝父食了漢王之祿，不能盡忠殺賊，反是全身遠避，偷生於世間，祇怕青史遺編，難逃不忠二字。」懷德道：「爹爹，自古道：『君不正，臣投外國。』昔日岑彭歸漢，秦叔寶捨魏投唐，古來名將，皆是如此。況今幼主昏德，寵信姦邪，殺戮忠良股肱，還想甚麼開基之將，汗馬功勞？請爹爹不必多疑，但自回兵，等待病愈，然後觀其事勢，再為區處。」高行周心內也有回兵之意，聽了公子之言，定了主意，便傳將令，大小三軍，整備明日回兵。那眾多軍士聽見主帥有病，正在惶惑，忽聞回兵之令，大家歡喜，整頓起行。

看官：凡為大將之人，全賴主意，主意沒了，就落褒貶。使高行周立意帶病督兵，在黃河口將郭威擋住，雖然違了天意，就死也得個盡忠死節之名。不道無了主意，聽了懷德之言，捲兵回鎮，日後雖然不服郭威，盡忠自刎，終恐難掩今日之咎矣。閑話莫贅。

祇說高行周到了次日五鼓時分，即令三軍拔營歸師，懷德保住中軍，緩緩的退回潼關去了。這一撤兵，漢主的江山便不能穩坐矣。報馬報進滑州，郭威大喜，猶恐高行周誣軍之計，心下尚是猶豫，分付探子暗暗去探聽消息，真假何如，再來回報。王朴搖手

道：「元帥不必多疑。高行周與某同師學藝，善曉天文，他見客星犯帝座，另有新君出來承襲，又見自己本命星昏沉，一定不敢逆天行事，所以全身遠害，坐觀成敗，退兵是真。元帥祇管進兵，別無他慮。」郭威終是懼怕，不敢進兵，又在滑州住了三四日，見那探子打聽得潼關兵果已退去，方信王朴之言，果有定見，方知高行周撤兵不是誑軍之計，方纔放心，傳令大軍起行。三聲炮響，大隊人馬離了滑州，渡過了黃河，一路上秋毫無犯，軍令森嚴，因此各處郡縣，望風而降。大兵行了數日，來至汴梁城外，放炮安營。

那日漢主駕坐金鑾寶殿，聽得大炮連天，響聲不絕，一時不知其故。早有黃門官進來奏道：「今有郭兵到了封丘門外，請旨定奪。」漢主聽奏大驚，即問蘇鳳吉道：「前日太師已保潼關高行周領兵拒賊，至今未見捷音，反有逆賊兵至，如之奈何？」蘇鳳吉奏道：「臣昨聞高行周在黃河岸大破郭兵，殺得郭威懼怕，堅壁不出。不知高行周何故即便撤兵？臣正欲差人探聽，不想賊兵已至都城。陛下且免憂慮，當即命將出師，問以叛逆之罪，看其事勢如何，再為區處。」漢主準奏，即遣大將慕容彥超侯益領兵出城擒賊。

二將領旨，點兵出城，至郭營對面列陣以待。探馬報進營中，郭威便令史彥超出敵。彥超領兵來至陣前，大呼搦戰。慕容彥超與侯益一齊出陣，大喝道：「反國逆賊！不思守分，敢興叛主之師，直犯皇都。今日天兵一出，汝等還不下馬受縛，直待要污我刀斧耶？」史彥超大怒，罵道：「汝等都是姦臣之黨，屈害我兄長一門，此恨不並日月，今日務要碎汝萬段，以報兄長之讎！」言罷，挺起烏纓槍，望前直刺。慕容彥超揮大砍刀，火速交還。二馬相交，雙器並舉，一陣大戰。正是：

山邊壘墨黑雲飛，海畔莓莓青草起。

二將戰有三十餘合，勝負未分。

那侯益見慕容彥超戰史彥超不下，即便挺槍拍馬，上前夾攻。史彥超全無懼怕，勇力倍加。正戰之間，祇見漢兵後面大亂，卻是王峻預受王朴密計，領兵抄向漢營後面，襲殺將來。侯益看見兵亂，回馬轉來，卻與王峻打個照面，被王峻攔腰一斧，砍於馬下。慕容彥超見了，一時心慌，刀法亂了，措手不及，早被史彥超一槍，挑去了半個腦蓋。郭威在門旗下將鞭梢一指，大軍喊殺前來，勢如壓卵。漢兵一半被殺，一半投降，餘剩數十人，逃往城中去了。郭威收兵回營，賞兵賀功，自不必說。

卻說敗兵逃進城來，遞報漢主。漢主聞奏，驚惶無措，慌集兩班文武，計議退兵之策。漢主問道：「郭威反朕，兵勢甚大，朕差遣慕容彥超侯益出兵拒敵，又已陣亡，汝等眾卿，誰肯與朕分憂，領兵出去擒賊。」連問數聲，無人答應。漢主見此光景，心中更加憂懼，想起史弘肇當日之言，追悔無及。祇因聽了蘇鳳吉所奏，平白地偏要調取郭威進京，如惹火燒身，自取其累，如何是好。又向兩班文武說道：「朕雖行事錯亂，爾等諸卿也該看先帝之面，為國家出力，怎麼這般畏縮，不肯與朕分憂？」漢主話纔說完，卻有蘇鳳吉執笏當胸，俯伏奏道：「陛下且少憂慮，恐傷龍體，況京城尚有雄兵十萬，戰將千員，微臣食君之祿，當與君分憂，願效犬馬之力，出城與郭威抵敵，若得上天默佑，自然殺退賊兵。」漢主聽奏，大喜道：「若得太師一行，朕無憂矣。」蘇鳳吉又奏道：「臣受君恩，故願捨此微命，報答陛下，但須請陛下御駕親征，纔好立功奏績。」漢主道：「老太師既肯前去殺賊，為甚要朕親征？」蘇鳳吉道：「微臣出去，祇帶手下兵將，其中勤惰不一，焉肯悉皆用命！惟陛下親征，又得滿朝文武保駕，一則御駕監臨，諸臣皆願效力，二則天威所至，添助軍威，並力齊心，便可成功矣。」原來蘇鳳吉惟恐不能取勝，故要漢主帶著文武，御駕親征。他的姦心以為，不能取勝，大家一窩兒都死，倒也乾淨。若是文武都要性命，自然出力廝殺，斷無不勝之理。這是姦臣設心不善，說話偏是循理，往往如此。怎奈漢主一來年輕，不諳大體。二來從幼不會打仗衝鋒，怎知一槍一刀的事業，行兵擺陣的機謀。聽得蘇鳳吉說得這般容易，心下便滿望殺退郭兵，回來原坐金鑾。當下漢主又說道：「太師既要朕親征，速速挑選了人馬，然後啟行。」蘇鳳吉領旨出朝，把十萬御林軍挑選了五萬。

次日，調出封丘門外扎營，然後來請聖駕出城。漢主傳下旨意，滿朝文武，無論大小官員，多要隨征保駕，倘有一官不到者，即以叛逆論。文武見此旨意，沒奈何，一個個戰戰兢兢，祇得捨著性命去保駕。那漢主領文武出了城，帶了人馬至七里店安下營盤。遠望郭兵，槍刀耀日，旗幟漫天，甚是利害。又聽得郭營內炮響震天，唬得心驚膽裂，便傳旨要宣蘇鳳吉來商議。當駕官奏道：「蘇丞相正在前面督兵，分撥將士出戰。」漢主暗自忖道：「朕的人馬不少，況有蘇太師在前督陣，料然不妨。即使叛賊殺來，自有太師迎敵，也不能就到朕的面前。」因此把膽兒略略放大了些。那蘇鳳吉在前面見了郭兵如此勢大，心中其實害怕，無奈勢成騎虎，祇得勉強前去廝殺。領了一萬精銳兵馬，帶了數員驍勇偏將，離那御營有二里多路，扎住陣腳。那郭威帶領眾將，也到陣前。兩邊排開陣勢，發動戰鼓。郭威望見漢陣後面還有一支大隊人馬，安住營盤，知是漢主親征，便問眾將道：「那位將軍出去見陣？」祇聽得背後衝出一員大將，應聲而答道：「小將韓通，願決一陣。」說罷，帶著家將，催馬上前，大聲喝道：「有能事的前來會俺。」蘇鳳吉見來將甚是英雄，但見：

頭戴銀盔，身穿鎧甲。手執長槍，騎坐高馬。立於陣前，威風凜凜。

蘇鳳吉便問眾將：「誰敢上前擒賊？」早有禁軍教師索文俊，拎馬掄刀，頂盔貫甲，厲聲大叫道：「丞相，待末將去擒拿叛賊。」說罷，拍馬衝來，望韓通直奔。韓通拍馬相迎。二將刀槍並舉，大戰沙場。兩邊戰鼓如雷，對陣喊聲大舉。蘇鳳吉見索文俊不能取勝，又點四員漢將出來，乃是孫禮、牛洪、劉成、吳坤，一齊出馬，各舉兵器，上前助戰。郭營內惱了大將王峻，舉起大斧，奔至陣前接戰。後面又有驍將曹英、王豹，監軍柴榮，一齊出馬，舉兵器尋對廝殺，真好一場大戰。有詩為證：

兩陣咚咚戰鼓催，疆場十將逞英威。

刀槍抵敵寒光迸，斧戟奔迎電閃輝。

殺氣淪漫天欲暗，征塵蕩舞日無暉。

從來爭鬥皆如此，誰是麒麟名姓歸。

軍師王朴，也在營前觀戰，對史彥超道：「史將軍，你看那軍前騎赤馬，穿紅袍的，就是蘇鳳吉，你殺兄之讎，今日不報，等待何時！」史彥超聽說殺兄之賊現在軍前，舉眼一望，果見蘇鳳吉提刀坐馬，在陣前監戰。登時心頭火發，環眼睜紅，把坐馬一拍，雙足一磕，挺起長槍，望漢營衝來，高聲喊罵道：「姦賊！我祇說你當時當道，長亨富貴，誰知你錯過午時，一般也有今日，可見我兄長有靈，冤家相遇，不要走，我來取你的命也！」那蘇鳳吉一見史彥超，轟走了三魂，驚掉了六魄，不敢交戰，回馬拖槍，望東而走。史彥超隨後追趕。

那陣上交戰的漢將，見主將已走，各各無心相殺，手忙腳亂，劉成被王峻一斧砍死，曹英刀劈吳坤，王豹活擒孫禮，韓通槍挑了索文俊，柴榮殺了牛洪。五員漢將，陣亡了四個，捉了一個。柴榮把刀一晃，後面隨征兵將發喊衝殺過來。一萬漢兵，那裏還站立得住，各自四散奔走。郭威見漢兵敗了，親率大兵壓下來。那漢主同著文武在大營中，呆呆的等著，滿望蘇鳳吉來報捷，誰知郭兵已殺至營前。漢主見事不妥，祇得不顧文武，從後營上馬就走。眾文武忙要保駕，誰知漢主先走了，一時奔走不及，祇得降的降，自刎的自刎，不留一個。所以四萬人馬，已被郭兵殺了大半，其餘的那裏還有戰鬥之心，各要保全性命，都往城內逃走，將封丘門擠得水洩不通。可憐：

人擠人聲悲叫苦，馬蹏馬肉爛皮飛。

人多門窄，漢兵不能進去，禪州人馬趕到城下，舉動兵器，排頭亂砍亂戳，登時之間，把漢兵殺得尸如山積，血似江流。正是：

血埋諸將甲，骨襯眾騎蹄。

禪州兵馬都進了封丘門。當有曹英王豹殺進了董市門、柴榮韓通殺進了萬壽門、王峻領兵殺進酸棗門。各門俱已打破，同進了玄武門，把住汴梁皇都。正是經商罷市，黎庶關門。祇苦了漢主棄營逃走，祇帶幾個內侍，跟隨馬後，望著皇城而來。有分教——槍刀隊裏，難逃天子殘生。神聖廟中，管取姦臣性命。正是：

輕將社稷酬私憤，快把身家雪眾心。
畢竟漢主進得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